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一百九十二至一百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舉人臣呂日永

宋史卷一百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兵志第一百四十五

兵六 鄉兵三

保甲 建炎後鄉兵

建炎後砦兵

保甲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聨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内之民十家為一保選

主户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應主客户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内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儆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殺人放火强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

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絶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别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達於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内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隷官期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踈遠近為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

一等保明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一月馬藁四十役錢二千本户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免他户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精願候閱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並聽都副保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户無擾勸誘丁壯習藝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弭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以聞其恩視第一等馬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充都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輙彊率妨務者禁之吏因保甲

事受賕歛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管配隸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時雖使之習武技而未畨上也五年右正言知制誥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戶數以狀詣縣願分畨隸廵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未敢輙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司農具為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畨於廵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畨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畨廵警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一統領之都副保正月各給錢

七千大保長三千當番者毋得輒離本所捕逐劇盜雖下番人亦聽追集給其錢斛事訖遣還毋過上番人數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檢司量留廂界給使餘兵悉罷應番保丁武技及第三等已上並記於籍遇歲凶五分已上者第振之自十五石至三石為差十一月又詔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檢司法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凡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契是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毋上番

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內荆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事令監司度之後惟全部土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攺為保甲者則肄焉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强壯緣邊弓箭社係籍番上廵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觧發詣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人五路及一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九年樞密院請自今都副保正義勇軍校三年一比選縣考其訓習武藝及等最多捕察而盜

賊最少者上于州州上所轄官司同比較以聞或中選人多則擇武藝最優者額外尚有可解發者則第其次為之旌勸第一次州縣籍記姓名犯杖以下聽贖第三次以等第賜杖子紫衫銀帶犯徒罪情輕奏裁累及三次者降宣補之給馬及芻菽五路義勇軍校二千解發毋得過三人保甲都副保正之解發者亦以二年府解六人河北河東各四人永興秦鳳等路七人都保正指揮使與下班殿侍副保正副指揮使與三司軍將正副

都頭與守闕軍將並賜衣及銀帶銀裹頭杖給馬有差
初保甲隸司農熙寧八年改隸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
幹當公事官十分按諸州其政令則聽於樞密院十年
樞密院副都承旨張誠一上五路義勇保甲敕元豐元
年翰林學士權判尚書兵部許將修開封府界保甲敕
成書上之詔皆頒焉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
長法以昭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王中正東上閤門
使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

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敎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為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為二等其材力超抜者為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楪酒醪以為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敎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

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為騎二為弓三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河北則狄諮劉定陝西則張山甫河東則黄廉王崇拯以封樁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録用能者餘賜金帛四年改五路義勇為保甲狄諮劉定部領澶州集教大保長四百八十二人見於崇政殿名執政賜坐閲試補三班借職差使借差凡三十六日餘賜金帛有差遝諮四方館使定

集賢校理又詔曰三路見訓民兵非久什長藝成須便行府界團教之錢糧官吏並如畿縣未知及期能辦與否若更稽延日月必致有悞措置大法可令承旨取索會校之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為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

提舉按閲率以近臣挾内侍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畨次藝成者為序率五六嵗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嵗上以晉人勇悍介遼夏間講勸宜不可後詔賜緡錢十五萬畤𦂳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一十八人云熙寧九年之數保甲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皆以為不便而安石主議甚力帝卒從之令悉著其論難使來者攷焉帝嘗論租庸調法而善之安石對曰此法近井田後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

不善今亦無不可為顧難速成爾及帝再問則曰人主誠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併之人則人自不敢保過限之田以其所謂利者制法而加於力耕之人則人自勸於力耕而授田不能過限然此須漸乃能成法使人主誠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患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無道以揆之則多為異議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帝謂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則曰今義勇土軍上番供

役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法亦自可為第義勇皆良民當以禮義奬養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閲而縻費也使之運糧也三者皆人所不樂若更毆之就敵使被殺戮尤人所憚也馮京曰義勇亦有以挽彊得試推恩者安石曰挽彊而力有不足則絶於進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濫初非勸奬使人趨武用也今欲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害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則俗可變而衆技可成臣願擇鄉

閭豪傑以為將校稍加獎拔則人自悅服矧今募兵為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況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為哉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則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矣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帝以為然時有欲以義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為置義勇弓手漸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誠然第今江淮置新弓手適足以傷農富弼

亦論京西弓手非便安石曰揆文教奮武衛先王所以待遠邇者固不同今處置江淮與三邊事當有異帝又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歷數已甚減矣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太少又訓擇不精緩急或闕事安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為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奚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

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廪然固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即誠無以待急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為儻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彊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在關中則為彊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為又可令入衛則不患本不彊韓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為難文彦博曰如曹濮人專為盜賊

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無應募皆暴猾無賴之人尚不以為虞義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户為將校豈當復以為可虞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敝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彦博等又以為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討党項豈非土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

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臣情僞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爲用不患無將帥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爲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爲用矣安石對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變革帝曰密院以爲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變德宗

用盧杞之徒而踈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開封鞠保户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恐其貧乏難於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去也往者冬閱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為一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為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且府界素多羣盜攻刼殺掠一

歲之間至二百火逐火皆有賞錢備賞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備賞之時豈無賣易衣服以納官賞者然人皆以謂賞錢宜出於百姓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械未有損也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産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産則怨矣帝嘗批陳留縣所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千

五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黃不接之際貧下客丁安能
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垜又自備錢糧起鋪屋
每保置鼓遇賊聲擊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賊鼓在乙
家則無緣聲擊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少可速指揮
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盜賊餘無得施行鄉民既憂無
錢買弓箭加以傳惑徙之戍邊是以父子聚首號泣者
非虛也安石進呈不行帝謂安石保甲誠有斬指者此
事宜緩而密安石曰日力可惜帝曰然亦不可遽恐却

沮事安石曰此事自不敢不密權知開封府韓維等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祥符等縣已畢其餘縣乞候農閑排定時府界諸縣鄉民或自殘傷以避團結安石辨説甚力時曾孝寛為府界提點榜募告捕扇惑保甲者雖甚嚴有匿名書封邱郭門者於是詔重賞捕之安石曰乃者保甲人得其願上番狀然後使之宜於人情無所驚疑且今居藏盜賊及為盜賊之人固不便新法陛下觀長社一縣捕獲府界劇賊為保甲廹逐出外者

至三十人此曹既不容京畿又見捕於輔郡其計無聊專務扇惑比聞為首扇惑者已就捕然至京師亦止有二十許人以十七縣十數萬家而被扇惑者才二十許人不可謂多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勢率衆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今聯十數萬人為保甲又待其應募乃使之番上此乃以陛下矜恤之至令保甲番上捕盜若任其自去來即孰肯聽命若以法驅之又非人所願且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

置吏也今輔郡保甲宜先遣官諭上旨後以法推行之帝曰然一日帝謂安石曰曽孝寛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駰趙子幾使駰驗問乃民因斵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為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況保甲非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為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税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

捕賊者奬之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大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保甲恐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曰陛下誠能果斷不恤人言既便團結指揮亦無所妨然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為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名為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大急即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為上策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馮京曰義勇已有指揮使指揮使即其鄉里豪傑

令復作保甲令何人為大保長安石曰古者民居則為鄉伍家為比比有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閭胥伍司馬即比長第隨事異名而已此乃三代六鄉六軍之遺法其法見於書自夏以來至周不改秦雖決裂阡陌然什伍之尚如古制此所以兵衆而强也征伐惟府兵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憲而乃守五代亂亡之餘法其不足以致安强無疑然人皆恬然不

以因循為可憂者所見淺近也安石又奏義勇須三丁以上請如府界兩丁以上盡籍之三丁即出戍誘以厚利而兩丁即止令於巡檢上番如府界法大略不過如此當遣人與經畧轉運司及諸州長吏議之及訪本路民情所苦所欲因以寓法帝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即一動而兩業就今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練保甲即分為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

可代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為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之强弱在人五

代兵弱至世宗而强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亡命强梁之人文彦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安石曰以兵强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强方其能剛强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强爾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芻糧之費當預為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内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强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

代其役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為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為上言今河北義勇雖十八萬然所可奬慰者不過酋豪百數十人而已此府兵之遺意也帝以為然令議其法樞密院傳上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慮大促無以精武事其以一月為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月當番若須一月即番愈疏又䂓與百姓約十日一番

今遽改命恐愈為人扇惑宜俟其習熟徐議其更番且令保甲閱藝入等勸奬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必當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勸心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

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闗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

革一旦畎畝之人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耆舊歎息以為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户騷擾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屬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閲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

若勞役不感恩澤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大半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敵人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

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刼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猖熾已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

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開拓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有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静守疆埸勿令騷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生民中外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

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
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悉罷保甲使歸農名提舉官還
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緣邊弓箭
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更不
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强惡
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
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
計即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缺

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强者充或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衝替其被替者即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為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為盜亦不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名募不足且即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老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

舊法五月以光為門下侍郎光欲復申前説以為教閲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是時資政殿學士韓維侍讀呂公著欲復上前奏先是進呈乞罷團教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舊每歲農隙赴縣教閲一月其差官置場排備軍器教閲法式番次按賞費用令樞密院三省同立法後六日光再上奏極其懇切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巳得指揮保馬別議立法九月監察御史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

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尚存官司則所以為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陛下所不知也此皆奸邪遂非飾過而巧辭强辯以欺惑聖聽將至深之病略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非至誠為國家去大害復大利以便百姓為太平長久之計者也此忠義之良心所以猶抑奸邪之素計所以尚存天下之識者皆言陛下不絶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

是難致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數事則天下之大體無虧陛下高枕而卧矣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逐縣監教官並罷委令佐監教十一月巖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月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終在今以臣之所見者為陛下言不

敢隱其實以欺朝廷亦不敢飾其事以罔成法夫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大苛而民不能堪知别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能如吾意者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為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幹方營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

得笞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恨不得死此鞭笞之所以為苦也創袍市巾買弓緜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僦椅卓團典紙墨看定人雇直均菜緡納稭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

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要求遇於城市飲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即以藝不如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灸其肌膚以自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

募之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其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遂揚敎騎終日馳驟往往饑羸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或因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

姓之擾者也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而不聞其有此者因人之情以為法也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頑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

蓋激之至於此極爾激之至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
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而圖安靜夫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一月之間併教三
日不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
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
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於城下一邑分兩
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
誰何庶使百姓得以優游治生無終年逍逃之苦無侵

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以省多事以為生靈安樂之惠以為國家安靜之福又乞罷三路提舉保甲錢糧司及罷提舉教閲及每歲分保甲為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上教不必分為四番且不必自京師遣官視教止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為便並從之

元祐元年正月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罷團教其教閲器械悉上送官仍立禁約閏二月詔河北河東西

路永興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兼提舉保甲並依提刑司例各為一司三月王巖叟劾狄諮劉定姦贓狀御史孫升亦言劉定上挾章惇之姦黨下附狄諮之庸材大肆憑陵公行恐喝故真定獲鹿之變起於後澶滑之盜作於前願早正其罪於是諮定皆罷與在外宮觀十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史呂陶之請也紹聖二年七月帝問義勇保甲數宰臣章惇曰義勇自祖宗

以來舊法治平中韓琦請遣使詣陜西再括丁數添刺熙寜中先帝始行保甲法府界三路得七十餘萬丁設官教閲始於府界衆議沸騰敎藝既成更勝正兵元豐中始遣使徧教三路先帝留神按閲藝精者厚賞或擢以差使軍將名目而一時賞賚率取諸封樁或禁軍闕額未嘗費戸部一錢元祐弛廢深可惜也元符二年九月御史中丞安惇奏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曾布言保甲固當教習然陜西河東連年進築城砦調發未

已河北連年水災流民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帝曰府界豈不可先行布曰熙寧中教保甲臣在司農是時諸縣引見保甲事藝精熟章惇即曰多得班行布曰止是得殿侍軍將然俱更差充巡檢司指揮以此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及引對所乘皆良馬鞍韉華楚馬上事藝往往勝諸軍知縣巡檢又皆得轉官或減年以此上下皆踴躍自効然是時司農官親任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裝非理騷擾

者亦皆衡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番帝曰且與先自府界檢舉施行蔡下曰於先朝法中稍加裁損無不可之理布以為甚便容檢尋文字進呈十一月蔡下勸上復行畿内保甲教閲法帝屢以督曾布是日布進皇畿内保丁總二十六萬熙寧中教事藝者凡七萬因言此事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行則人不至於驚擾帝曰固當以漸行之布曰聖諭如此盡之矣若便以元豐成法一切舉行

當時保丁存者無幾以未教習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熙寧中施行亦有漸容臣講求施行次第退以語下下殊以為不快乃云熙寧初人未知保甲之法今耳目已習熟自不同矣布不答徽宗崇寧四年樞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閱又二百三十餘牒遮樞密張康國馬首訴焉是月詔京畿三路保甲並於農隙時教閱其月教指揮勿行五年詔河北東西河東永興秦鳳路各武臣一員充

提舉保甲並兼提刑其見專提舉保甲文臣並罷是月詔京畿差武臣一員充提舉保甲兼提刑仍差文臣提刑兼提舉保甲政和三年四月樞密院言神考制保甲之法京畿三路聚教每番雖號五十日其間有能勤習弓弩該賞者首先拍放一歲之中在場閱敎遠者不過二十七日近者止於十八日而已若秋稼災傷則免當年聚教如武藝稍能精熟則有激賞之法斗力出等則免戶下春夫科配最高强者則解發引見試藝命官行

之累年人皆樂從惟京東西雖有團成保甲之名未嘗訓以武事慮其間亦有人材甚衆能習武藝可以命官任使之人今欲依三路保甲編修點擇條約從之八月樞密院言諸路團成保甲者六十一萬餘人悉皆樂從無擾其京東西路提舉官任琼已轉一官直秘閣其朝議大夫巳上與轉行武臣武功大夫特與轉遥郡刺史餘官減磨勘年有差宣和元年詔提舉保甲督察州縣都保不如令者限一月改正每歲以改正多寡爲殿最

二年詔諸路保甲法並遵依元豐舊制京東京西路並罷三年詔先帝若稽成周制保伍之法自五家相比推而達之二十五家為一大保二百五十家為一都保保各有長都各有正正各有副使之相保相愛以察奸慝故有所行諸自外來者同保互告使各相知行止不明者聽送所屬保內盜賊畫時集捕知而不糾又論如律所以糾禁幾察纖悉具備奇邪寇盜何所容跡訪聞法行既久州縣玩習弛廢保丁開收既不以實保長役使

又不以時如修鼓鋪飾粉壁守敗船治道路給夫役催
稅賦之類科率騷擾不一遂使冦賊竒邪無復糾察良
法美意浸成虛文可令尚書省於諸路提點刑獄或提
舉常平官内每路選委一員令專一督責逐縣令佐將
係籍人丁開收取實選擇保正長各更替如法使鈐束
保丁遞相覺察毋得舍亡頼作過等人遇有盜賊畫時
追捕若有過致藏匿者許諸人告首仍具條揭示欽宗
靖康元年三月以尚書户部侍郎錢蓋為龍圖閣學士

陜西五路制置使專一措置京兆府路保甲六月御史胡舜陟奏秦元學兵法三十年陛下拔之下僚為京畿提刑訓練保甲聞者莫不慰悅乞罷武臣提刑以保甲屬元庶得專一從之十一月京畿提舉秦元集保甲三萬先請出屯自當一面不從金兵薄城又乞行訓練乘間出戰守禦使劉韐奏取保甲自益元謀遂塞云

建炎後鄉兵巡社建炎元年詔諸路州軍巡社並以忠義巡社為名隸宣撫司後募鄉民為之每十人為一甲有甲長有隊長四隊為一部有部長五部為一社有社長五社為一都有都正於鄉井便處

駐劄紹興初罷之

槍杖手 建炎二年令福建拓五千人

土豪 建炎四年詔諸州守臣募土豪民兵聽州縣守令節制後存留强壯餘並放散

義兵 紹興十年團集諸州名數不等後皆以縣令為軍正

義士 紹興元年籍興元良家子弟兩丁取一四丁取二每二十人為一隊號曰義士

民兵 建炎二年每五十人為一隊有長副一戶取一丁五丁取二丁淳熙十四年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十丁取三

弓箭手 建炎初應諸路漢蕃弓箭手限百日自陳承襲紹興間以京城外闕地依陝西沿邊例拓弓箭手蒔種

土丁 紹興中詔依嘉祐措置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諸縣逐鄉置教場自十一月起教至次年正月罷教

把截將 紹興二十七年詔恭州鴈門控扼之地置土丁二百人

峒丁 建炎三年命江西福建諸處總領官籍定槍杖手峒丁人數以備調遣紹興中罷之

保勝 紹興六年詔金均房三州保甲分為五軍

以保勝為名　勇敢　紹興二年詔池州就拾土人充二千為額　保丁　二廣保丁每户一名土丁父子兄弟皆在其數乾道中以拘留擾民罷之　山水砦　砦詳見兵　萬弩手　初熙寧間以鼎澧辰沅靖五郡弓弩手萬三千人散居邊境訓練無事耕作有警調發紹興以後增損靡定　壯丁民社　乾道四年楚州置　良家子　紹興四年招兩淮關陝流寓及陣亡主兵將子弟驍武不能存立者充月給比強弓手五十人為一隊　義勇　湖北諸郡皆有義勇惟澧州石門慈利不置籍其法取於主户之雙丁每十户為一甲五甲為團甲皆有長擇邑豪為總首農隙教武藝食從官司給　湖北土丁刀弩手　政和七年募土丁充投以閑山散居邊境教以武藝紹興因之淳熙中李燾力言其不便罷之　湖南鄉社　舊制以鄉豪領之大者統數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後言者以其不便淳熙中擇其首領使大者不

過五十家小者減半忠勇關外西和階成鳳四州所聚民兵謂之忠勇鎮淮初淮南募邊民號鎮淮軍數至十萬月給視効勇惟不黥涅久之廩不足肆刼掠嘉定初選汰歸農僅存八千餘人以充効用餘補鎮江大軍淮西選二萬六千餘充御前定武軍分為六軍軍設統制忠義民兵福州諸縣舊有忠義社屯結邑民擇豪右為長量授器甲盜由是息人甚賴之後有司煩擾失初意開禧用兵淮襄民兵有籍於官者至用百六十緡以養一兵後又放令歸業而無所歸多散為盜乃令每郡擇豪酋一人授以官民鎮之

建炎後砦兵兩浙西路臨安府十三砦外沙海內管界茶槽南蕩東梓上管赭山黄灣砍石奉口許村下塘安吉州七砦管界安吉秀塞呂小幽嶺下塘北豪臯塘平江府八砦吳江吳長許浦福山白茅江灣楊林角頭常州五砦管界小河馬跡香蘭分界

江陰軍二砦申港石牌嚴州五砦威平港口鳳林茶山管界兩浙東路慶
元府十砦浙東結埼三姑管界大嵩海內白峰岱山鳴鶴公塘溫州十三砦城下管界
館頭青奧梅奧鹿西浦門南監東北三尖北監小鹿大荆台州六砦管界亭場吳都白塔松門臨門
處州二砦管界梓亭江南東路南康軍五砦大孤山水陸四望山河湖左望
江南西路隆興府七砦都巡鄡子松門港口定江杉市管界撫州七砦城南
會田樂安鎮馬旗步招携湖平江州六砦管界江內茭石馬當城子頭孤山興國二砦
池口磁湖袁州四砦都巡四縣管界白斜臨江軍三砦本軍水陸管界吉州十
六砦富田走馬陂永和鎮觀山明德沙溪西平山楊宅栗傳木山勝鄉造口秀洲新砦北鄉黃茅峽荆

湖南路永州三砦都巡同巡衡永界寶慶三砦黃茅西縣盧溪郴州五砦管界安福清要赤石上猶武岡軍十砦三門石查真良岳溪臨口關硤黃石新寧綏寧永和道州四砦營道寧遠江華永明金州四砦上軍角口吉寧平塘福建路邵武軍十砦同巡檢大寺水口永安明溪仁壽西安永平軍口梅口建寧府七砦黃琦籌嶺盆亭麻沙水吉苦竹仁壽南劒州八砦瀧峽洛陽浮流巖前同巡仁壽萬安黃土泉州五砦都巡石井小兆三縣福州四砦辜嶺甘蔗五縣水口興化軍二砦同巡巡鹽漳州二砦同巡虎嶺廣西路賀州二砦臨賀富川昭州四砦昭平雲峒酉嶺直山欽州二砦西縣管界

宋史卷一百九十二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兵志第一百四十六

兵七召募之制

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諸軍悉黥面為字以識軍號是為長征之兵方其募時先度人材次閲走躍試瞻視然後黥面賜以

緡錢衣履而隸諸籍國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團立成取管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取之雖非一塗而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為廂部制以隊伍束以法令當其無事時雖不無爵賞衣廪之費一有征討則以之力戰鬬給漕輓而天下獷悍失職之徒皆為良民之衛矣初太祖揀軍中彊勇者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為木挺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當部送闕

者軍頭司覆驗引對便坐分隸諸軍真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為五等諸州部送闕下及等者隸次軍仁宗天聖元年詔京東西河北河東淮南陝西路募兵當部送者刺指揮二字家屬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爲賞罰又詔益利梓夔路歲募民充軍士及數即部送分隸奉節川効忠川忠節於是遠方健勇失業之民悉有所歸慶歷七年諸路募廂軍及五尺七寸已上者部送闕下試補禁衛至和元年河北

河東陝西募就糧兵騎以四百人步以五百人為一營嘉祐二年復定等杖自上四軍至武肅忠靖皆五尺巳上差以寸分而視其奉錢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寸為三等奉錢七百者以五尺七寸六寸五寸為三等奉錢五百者以五尺六寸五寸五分為三等奉錢四百者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為二等奉錢三百者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四寸三寸二寸為六等奉錢二百者以五尺四寸三寸五分三寸二寸為四等不給奉錢者以

五尺二寸或下五寸七指八指為等唯武嚴御營喝探以藝精者充諸司莞庫執技者不設等杖七年御史唐介言比歲等募禁軍多小弱不勝鎧甲請以初創尺寸為定敢議減縮者論以違制詔禁軍備戰者宜著此令其備役雄武宣敕六軍搭材之類如軍馬敕治平二年募陜西土民營伍子弟隷禁軍一營填止八分又遣使畿縣南京曹濮單陳許蔡亳州募民補虎翼廣勇人加賜絹布各一治平四年詔延州募保捷五營以備更戍

熙寧元年詔諸州募饑民補廂軍二年樞密院言國初邊州無警則罷兵今既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金帛若於近裏糧賤處增募營兵但令往戍極邊甚為便計帝與文彥博及韓絳陳升之呂公弼等議之或以為自古皆募營兵遇事息即罷或以為緣邊之兵不可多減乃命彥博等詳議以聞三年七月詔東西路於有糧草州軍招廂軍共三萬人為額十一月知定州滕甫乞下本路依舊制募弓箭社以為邊備從之四年十二月樞密

院言在京係役兵士舊額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見
闕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揀得足即不須外路勾抽
以免不習水土凍餒道斃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京東
西河北招少壯兵止供在京功役不許臣僚占差不過
朞年可使充足却對減在外招募之數椿管所減糧賜
上供以給有司之用從之五年權發遣延州趙卨招到
漢蕃弓箭手人騎四千九百八十四為八指揮遂擢吏
部員外郎加賜銀絹二百七年分遣使臣諸路選募熙

河效用先以名聞河北河東所募兵悉罷八年詔軍士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侍丁而應募在他處者聽從九年詔選補捧日天武以下諸軍闕馬軍三分補一步軍十分補五元豐二年二月經制熈河路邊防財用司言岷州床川荔川閭川砦通遠軍熟軍砦乞置牧養十監募兵為監牧指揮其營田乞依官莊例募永濟卒二百人其永濟卒通以千人為額從之七月沿邊安撫司言北邊州軍主管刺事人乞給錢三千選募使臣職員或百

姓為之以鉤致敵情仍選通判及監官考其虛實以行賞罰從之是年以兗鄆齊濟濵棣德博民饑募為兵以補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之闕三年又詔府界諸路將下闕禁軍萬數有司其速募之又詔河北水災闕食民甚衆宜寄招補軍四年京東西路以調發兵將累請增戍朝廷以兵員有數多寢其章然州郡實有負山帶海姦盜所窺亦當過為之慮其令益廣應募者與免貼軍及他役一年六月詔在京奉錢七百以下選募馬步軍

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兵保甲萬人如涇原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五年五月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蒲宗閔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遠近險易置車鋪二十八招刺兵士從之八月詔開封府界京西招軍依式賜外仍增錢千十二月詔京城四面巡檢募士於四門取民年三十五以下者又詔河北立額步軍各於逐指揮額外招百人五年詔一歲内能募及百人者加秩一等四月河東路經略司請以麟州飛騎

府州威遠子弟二十五以下刺爲兵七年廣西都鈐轄司言本路土兵闕額數多乞選使臣往福建江南廣東招簡揀換兵四千人詔於江南福建路委官招換八年四月河東路安撫使呂惠卿言河東敢勇以三百人爲額請給微薄應募者少臣頃仕鄜延路日奏請增三等請給借支省馬給七分草料置營教習自後應募者衆願依陜西路已得指揮從之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詔河北保甲願投軍人及得上四軍等杖事藝者特許招填

合給例物外更增錢五千中軍以下三千比等杖短一指射保甲第一等弓弩並許招刺從右司諫蘓轍請也六月門下侍郎司馬光言諸州軍兵馬全欠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八年樞密院言今新招兵士多是饑民未諳教閱乞自今住營州軍差官訓練候十年發遣赴軍前紹聖元年樞密院乞立招禁軍官員賞格如不及數罰亦隨之四年熙河蘭岷路都總管提點熙河蘭岷等路漢蕃弓箭手司言蘭州金城關欲招置步軍

保捷四指揮馬軍蕃落一指揮從之詔陜西路添置蕃落軍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於永興軍河中鳳翔同華州各置两指揮並隸住營州軍将下統制訓練委逐路所屬都總管同選官招人初三省密院欲以牧地募民牧養馬久而未集曾布以謂不若增騎兵為簡便兼土兵乃勁兵又諸路出戍者已竭及建此議衆翕然皆以為允帝亦樂從之蓋收租見存者七百萬嵗額一百七十萬而十指揮之費二十五萬而已故可與募人養

馬之法兼行也徽宗崇寧元年湖北都鈐轄舒亶奉旨相度名募施黔州土丁致討辰沅山猺每州無過七百人緣猺賊深在溪洞險阻不通正軍故也三年京東等路招軍五萬馬軍以崇捷崇鋭名步軍以崇武崇威名四年七月熙河蘭湟路轉運使洪中孚自河東入覲帝問崇威崇鋭新兵教閲就緒否中孚曰教閲易事也臣不知藝祖取天下之兵與祖考所分將兵曾無減損若未嘗減損似不須增蓋兵貴簡練不貴多今遽增二軍

所費至廣臣不知獻議者於經費之外別有措置或只仰給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議增兵未嘗議費可即罷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復安於南畝今一旦罷遣强者聚而爲盜弱者轉徙則重爲朝廷憂不若使填諸營闕無闕聽於額外收管不一二年盡矣帝稱善九月詔近降指揮在京諸路招崇捷崇武等指揮十萬人又招效忠蕃落指揮及額内不足人數慮卒難數額可先招崇捷崇武十萬人候人數稍見次第即具申取旨五年詔抑

勒諸色人投軍者並許自身及親屬越訴其已刺字仍並改正政和二年廣西都鈐司奏廣西兩將額一萬三百餘人事故逃亡於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寄招緣諸路以非本職多不用心令兵闕六分欲乞本路鄰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除配沙門島廣南遠惡并犯强盜兇惡殺人放火事干化外並依法外餘並免決刺填從之四年中衛大夫童師敏言東南州郡例闕廂軍凡有役使並是和雇若令諸郡守臣并提刑司措置招填

庶可省費從之宣和元年高陽關路安撫使吳玠奉手詔招塡諸路禁軍闕額以十分爲率招及四分以下遞展磨勘年七分以上遞減磨勘年高陽關路河間府滄覇恩州信安軍招塡數足乞行推賞從之二年手詔比聞諸路州軍招置廂軍河清壯城等往往怯懦幼小不及等樣虛費廩食不堪驅使令後並仰遵著令招塡如違庚以違制論四年正月兩浙東路鈐轄司奏乞將温處衢婺州元管不係將禁軍六指揮更招置增爲十指

揮並以五百人爲額凡五千人庶戍全將及更於台州
招置不係將禁軍一指揮以四百人爲額從之三月臣
僚言竊聞道路洶洶相怖云諸軍捉人刺涅以補闕額
率數人驅一壯夫且曳且敺百姓叫呼或齧指求免日
者金明池人大和會忽遮門大索但長身少年牽之而
去云充軍致賣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隸
皆避藏恐懼事駭見聞今國家閑暇必欲招填禁旅當
明示法令賚以金帛捐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捉人

於途實虧國體流聞四方傳播遠邇殊為未便伏望亟
行禁止以弭疑畏時寶籙宫道士張繼滋因往尉氏亦
被刺涅事聞手詔提刑司根治四月臣僚因言掐刺闕
額禁軍樞密院立限太遠諸營弗戢人用大駭幸不旋
踵德音禁止羣情悦服其已被刺涅而非願者頗亦改
正尚有經官求免而未得者輦轂若此況其遠乎竊聞
小人假借聲勢因緣奪攘所在多有若或哀鳴得脱其
家已空今往來猶懷畏避伏望聖明特賜戒勑應在外

招軍去處毋得横濫從之七年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廪罷諸兼局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募兵賞軍之用欽宗即位詔守令募州縣鄉村土豪為隊長各自募其親識鄉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與進義副尉三百人以上與承信郎募文武官習武勇者為統領行日所發州軍授以器甲人給糧半月地里遠者所至州縣接續批支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司言諸路召募敢勇効用每名先給錢三千赴本司試驗給據訖

支散銀絹激賞若監司知通令佐并應有官人能召到敢勇効用事藝髙強及二百人以上者乞與轉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監司郡守州縣官以下應縁軍期事件稍有稽緩並依軍法從之靖康元年春正月臣僚言諸路見招募人兵縁逐處漕計闕乏乞於近州應奉司及延福宫西城錢帛並許請用庶得速辦從之又詔龍猛龍騎歸遠壯勇諸軍闕額可行下諸路揀選配填又詔已降指揮逐處各以召募効用敢勇武藝人數多寡

等第推賞又詔聞希賞之人抑勒强募自今並取情願敢有違戾當議重罰毋得將羸弱不堪出戰及已有係軍籍者一例充募及詔募武舉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戰功曽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發未敘及武學有方略智謀及曽充弓馬所子弟及諸色有膽勇敢戰之人並許赴親征行營司又詔募陝西土人為兵并使臣効用等赴姚平仲軍使喚其應募人修武郎已上二十貫進義副尉以上十五貫軍人百姓十貫

並於開封府應管官錢内支四月詔已降指揮發還歸朝人往大金軍前如不願往所在量給口券津遣元有官守人並不釐務支奉給之半其願效力軍前者許自陳五月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奏河北諸州軍所管正兵絶少又陜西游手惰民願充軍者亦衆秪緣招刺闕乏例物是致軍額常闕今若給一色銀絹折充例物犒設起發召募人作義勇止於右臂上刺字依禁軍例物支衣糧料錢陜西五路共可得二萬人比之淮浙等路所

得將兵實可使喚從之詔遣文武官各一員前去陜西路募兵二萬人赴闕遂命趙鼎特除開封府曹官种湘差宣撫司凖備將領並充陜西路幹當公事專一募兵是月遣户部員外郎陳師尹往福建路募槍杖手都水使者陳求道言朝廷差官往陜西招軍適當歲豐恐未易招填若就委監司招募保甲啖以例物與免科差以作其氣可得勁兵五萬從之六月樞密都承旨折彦實奏西人結連女真爲日甚久豈無覬覦關中之志即今

諸路人馬皆空萬一敵人長驅何以枝梧言之可爲寒心朝廷似未深慮也河東河朔之患已形人故憂之陝西之患未作人故忽之若每路先與十萬緡令帥臣招募土人爲保護之計責以控扼不得放令侵入仍須朝廷應副漕司乘時廣行儲蓄以爲急務又開封府尹聶山奏招兵者今日之急務近緣京畿諸邑例各招刺至於無人就募則强捕村民及往來行人爲之遂致里𤰞奔駭商旅不行殊失朝廷愛民之意檢準政和令諸盜

再犯杖以上情理不可決放而堪充軍者給例物刺充廂軍今京城裏外間有盜賊皆是豪猾無所畏憚雖經斷罪頑惡弗悛若依上條刺充廂軍不惟得强壯之用又且收集姦黠不復為盜如允所請則自内及外皆可見之施行從之七月陜西五路制置使錢蓋言都水使者陳求道請招刺保甲五萬充軍緣比來陜右正兵數少全藉保甲守禦及運糧諸役差使外所餘無幾若更招刺五萬充軍則是正丁占使殆徧不唯難以選擇兼

慮民情驚疑别致生事欲乞令州縣曉諭保甲取其情
願如未有情願之人即乞令保甲司於正丁餘數内選
擇通赴闕人共成七萬可以足用從之是月錢蓋奏陜
西募土人充軍多是市井烏合不堪臨敵今折彦實支
陜西六路銅錢各十萬緡每名添錢十千自可精擇少
壯及等杖人可得正軍一萬六路共得六萬人從之十
月樞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鋭及膽勇人并射獵射生
户從之又奏福建路有忠義武勇立功自效取仕之人

理宜名募除保甲正兵外弓手百姓曾行有罪軍人並聽應募如有武藝髙强實有膽勇衆所推服願應募爲部領人者依逐項名目權攝部領各以所募人數借補官資從之十一月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黄人黄旗滿市時應募者多庸匄殊無鬬志閏十一月何㮚用王健募奇兵雖操瓢行乞之人亦皆應募倉卒未就紀律奇兵亂毆王健殺使臣數十人内前大擾王宗濋斬渠魁數人乃定及出戰爲鐵騎所衝望風奔潰殲焉十一月詔

諸軍詐效蕃裝焚刼財物限十日齎贓自首與免罪仍

召募潰兵收管給口食馬逃亡之法國初以來各有增

損熙寧五年詔禁軍奉錢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舊

制三日者死初執政議更法請滿十日帝曰臨陣而亡

過十日而首得不長姦乎安石曰臨陣而亡法不計日

即入斬刑今當立在軍興所亡滿三日論如對寇賊律

樞密使蔡挺請沿邊而亡滿三日者斬安石曰沿邊有

非軍興之所不可一槩坐以重刑本立重法以禁避寇

賊及軍興而已帝曰然文彦博固言軍法臣等所當總領不宜輕改如前代銷兵乃生變安石曰前代如杜元頴等銷兵乃其措置失當非兵不可銷也且當蕭俛時天下兵至多民力不給安得不減方幽州以朱克融等送京師請毋遣克融還幽州煽衆為亂而朝廷乃令克融等飄泊京師久之不調復遣歸北克融所以復亂亦何預銷兵事彦博曰國初禁軍逃亡滿一日者斬仁宗改滿三日當時議者已慮壞軍法安石曰仁宗改法以

來活人命至多然於軍人逃亡比舊不聞加多仁宗改法不爲不善帝乃詔增爲七日元豐元年知鄂州王韶言乞自今逃亡配軍爲盜聽捕斬賞錢詔坐條劄韶照會如所犯情重罪不致死奏裁三年六月詔軍士民兵逃亡隨軍効用若首獲並械送所屬論如法雖立戰功不賞仍不許以功贖過令隨軍榜諭四年詔沈括奏以軍前士卒逃亡潰散在路本非得已須當急且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榜云聞戰士止是不禁饑寒逃歸其家

可各隨所在城砦權送納器甲請給糧食聽歸所屬節次具招撫數以聞崇寧四年九月樞密院言熙河都總管司舊無兵籍乞令諸將各置籍日具有無開收旬具元額見管及逃亡事故細目申總管司本司揭貼都簿委機宜一員逐時抽摘點檢從之十月尚書省言今所在逃軍聚集至以千數小則驚動鄉邑大則公爲刼盜累降指揮許以首身或令投換終未革絶昔神宗以將不知兵以兵不知將故分領將統兵官司凡兵之事無

所不統則其逃亡走死豈得不任其責檢會將敕與見行敕令皆未有將官與人員任責之法致令來兵將不加存恤勞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職之人悉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幾四萬將副坐視而不禁人員將校故縱而不問至逃亡軍人所在皆有蓋自來立法未詳兼軍中長行節級人員將校什長相統同營相依上下相制豈得致其逃亡漫不省察況招軍既立賞格則逃走安可無禁今參詳脩立賞罰十數條並從之五年樞

密院備童貫所言陝西等處差官招諭逃亡軍人並許所在首身更不會問便支口券令歸本營邊上軍人憚於戍守之勞往往逃竄於內郡首身遂得口券歸營恐相習成風有害軍政乞自今應軍人首身並須會問逃亡赦限依今來招諭指揮若係赦後逃亡即乞依條施行從之大觀三年樞密院備臣僚言云自陝西路提點刑獄吳安憲始陳招誘逃亡廂禁軍之法乃著許令投換改刺之令自此諸弊寖生軍律不肅朝廷洞見其弊

已嚴立法然尚有冒名一節其弊未除請如主兵官舊曽占使書札作匠雜技手業之徒或與統轄軍員素有嫌忌意欲舍此而就彼或所部逃亡數多欲避譴責輙將逃軍承逃亡之名便與請給既避譴責又冒請受上下相蒙莫之能革致使軍士多懷擅去之心者良以易得擅往之地也若加重賞申以嚴刑庶革斯弊有裨戍法從之四年樞密院言諸路及京畿逃亡軍數居多雖赦敕立限許首終懷畏避若諸路專委知州通判或職

官一員京畿委知縣若招誘累及三百人以上與減一年磨勘五百人以上一年半千人以上取旨推恩於理為便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軍政大備無可議者比多逃亡者緣所在推行未至及主兵司官遵奉未嚴故也其弊有六一曰上下率歛二曰舉放營債三曰聚集賭博四曰差使不均五曰防送過遠六曰單身無火聚似此雖具有條禁而犯者極多欲乞下有司推究除兵將官歲終立定賞罰條格外詔諸路提刑司每歲終將本

路州軍不係將禁軍見管及逃亡人數參互比較具最多最少處各一州知通職位姓名申樞密院從之三年十一月開封少尹陳彦脩言諸廂收到寒凍赤露共五千七百餘人其間逃軍數多令行措置今欲依押送逃軍格每二十人各差使臣一員付與係押送人各踏逐穩便官屋安泊依居養法闕請錢米存養候晴和管押前去所有沿路支破口券並依本府押送逃軍法請於合破口券等外更量支盤纏詔每人支盤纏錢三百衲

襖一領候二月晴暖即行發遣四年尚書省着令諸禁
軍差發出戍未到軍前或已到而代去半年以上逃亡
首獲雖會恩配如捕獲法上軍首身或捕獲會恩配依
七日内法下軍本名應配者配千里若本管輙停留與
同罪雖該赦仍依配法從之五年立錢監兵匠逃走刺
手背法宣和二年手詔逃卒頗多仰宣撫司措置以聞
童貫言凡逃卒冬祀大赦已有百日首身免罪之文緣
内有元犯雖首身於常法尚合移降移配者即未敢赴

官自陳欲乞在京并京畿京西陜西河東路逃軍自今指揮到日通未滿赦限共一百日許令首身免罪依舊軍分職次收管仍免本司本營問當及放免官逋如本犯經冬祀赦後猶有移降移配特與原免若限滿不首則依常法科罪凡逃軍係在京住營依限於在京首身者令所隷軍司當日押赴本營若見出戍者即破口券轉押赴本路駐泊州軍並依前項指揮免罪依舊收管凡逃軍在外依限首身者並於所在日破米二升其縣

鎮砦並限當日解本州軍每二十人作一番差職員管押仍沿路給破口食交付前路州軍轉送住營去處如見出戍即轉駐泊州軍收管凡首身軍人並不許投換他軍凡所在當職官如能於限内用心招收逃軍措置轉送住營或出戍處收管候滿在外委提刑司在京委開封府取索到營出戍處公文驗人數最優者申宣撫司取旨推恩並從之三年詔江浙軍前等處應逃竄軍兵並特放罪許於本將見出軍路分州縣首身依舊給

請隨處權行收管若走往他處或於住營去處首獲即令所在官司逐旋發遣赴本將應副使喚仍委逐路安撫鈐轄提刑司覺察如所在輙敢隱芘或逐司不行覺察並論違制四年臣僚言中外士卒無故逃亡所在有之祖宗治軍紀律甚嚴若在戍者還家當役者避事必有轅門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許投換不制於什伍之長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寛其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計其弊益滋乞除恩赦外不輕與限使知限之不可為常

庶有畏懼從之五年臣僚言今諸軍逃亡者不以實聞諸處冒名請給至於揀閱差役則巧為占破甚不獲已則雇募逋逃以充名數旋即遁去無復實用平居難於供億緩急無以應用而姦人攘臂其間坐費財賦雖開收勘斂法制滋詳而共利之人一體傳會望賜處分先令當職官覈見實數保明申達轉運司期日委諸郡守貳點閱仍關掌兵官司照會行下不可勾押至州者差官就閱期以同日究見的實稍涉欺罔根治不赦監司

使者分郡覆實具數申達于朝以待差官分按必行罪賞使官無虛費而軍有實用則紀律可明國用可省詔送樞密院條畫措置七年二月尚書省言開封府狀乞應在京犯盜配降出外之人復走入京投換者許人告捕科以逃亡捕獲之罪酌情增配其官司及本營典首人員曹級容庇收留各杖一百因致爲盜者依差使配軍入京作過法與犯人同罪罪止徒二年不以去官赦原減及在京犯罪編管出外逃亡入京之人雖有斷罪

增加地里條法緣止是募告賞格大輕是致往往復走入京欲乞元犯杖罪賞錢十貫徒罪二十貫流罪三十貫並以犯事人家財充從之十二月詔應諸路逃竄軍人或已該赦恩出首避免却歸出戍去處再行逃竄之人令於所在去處首身並特與免罪於一般軍分安排支破請給發赴軍前使喚靖康元年三月詔隨從行宫禁衛軍兵等有逃亡者並依法施行五月臣僚言泗州頃遣勤王之師管押者不善統制類多遁歸既而畏法

不敢出本州遂開閤請受在外無以給養竊慮因聚為盜恐他州亦多如此乞敕應勤王兵有逋歸已經赦宥者並令首身從之六月詔應河東潰散諸路將佐並仰逐路帥守發遣赴河東河北制置司以功贖過河北路制置司都統制王淵言被旨差充招集种師道等下潰散人馬應援太原限滿不首即寄禁家屬許人收捕赴軍前重行處置從之仍自指揮到日限以十日河北路制使劉韐奏近制置使种師中領軍到於榆次失利潰

散師中不知存在奉旨師中下應統制將佐使臣等並與放罪臣按用兵失主將統制將佐並合行軍法軍法行則人以主將爲重緩急必須護救若不行軍法緩急之際爭先逃遁視主將如路人略不顧恤近年以來高永年陷歿一行將佐及中軍將提轄等未嘗罪以軍法繼而劉法陷歿今种師中又死王事若兩軍相遇勢力不加血戰而敗或失主將亦無可言榆次之戰頃刻而潰統制將佐使臣走者十巳八九軍士中傷十無一二

獨師中不出若謂師中撫御少恩紀律不嚴而其受命即行奮不顧身初聞右軍戰却即遣應援比時諸將已無在者至賊兵犯營師中猶未肯上馬使師中有偷生之心聞敗即行亦必得出一時將佐若能戮力相救或可破敵今一軍纔却諸將不有主師相繼而遁其初猶有懼色既聞放罪遂皆釋然朝廷以太原之圍未解未欲窮治今師旅方興深恐無所懲艾遇敵必不用命欲乞指揮應种師中下統制將佐並依聖旨處分仍令軍

前自効如能用命立功與免前罪今後非立戰功雖該
恩赦不得敘復仍乞優諂褒贈師中以爲忠義之勸詔
种師中下統制将佐並降五官仍開具職位姓名申尚
書省餘依劉韐所奏八月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奏近據
都統制王淵捉獲潰敗使臣已管押赴宣撫副使劉韐
軍前交割依軍法施行外訪聞尚有未曾出首将佐使
臣詔限今指揮到日更與展限十日許令於所在州軍
出首仍依元降指揮免罪特與支破遞馬驛券疾速發

赴軍前自効候立功日優加推賞如再限滿日更不首身當取見職名重賞購捕定行軍法仍多出榜示諭二年四月詔訪聞諸處潰散軍人嘯聚作過將百姓強刺充軍驅虜隨行使喚遇敵使前害枉良民其令有司牓諭被虜強刺之人許以自陳給據各令歸業願充軍者隨等杖刺填禁廂軍依條支給例物又詔詐逃亡班直諸軍雖已降指揮撫諭並與免罪發歸元處其管押兵官未有指揮可候指揮到許於所在官司自陳亦與免

罪建炎初招募多西北之人其後令諸路州軍呰或三衙招募或選刺三衙軍中子弟或從諸郡選刺中軍子弟解發復詔滄濵及江淮沿流州軍募善没水經時伏藏者以五十為額神武右軍統制張俊言牙軍多招集烏合之衆擬上等改刺勝捷次等刺振華振武庶得部分歸一訓練為便詔兩浙江東除江陰軍各募水軍二百人紹興元年廣東帥臣言本路將兵元五千二百見千三百十九今擬將官駐劄諸軍洎本路州軍以十分

爲率各招其半二年累降令行在諸軍毋互相招收及將別軍人拘執違者行軍法四年詔所招河北人充河北振武餘人刺陜西振華指揮沿江招置水軍備戰艦募東南諳水者充每指揮以五百為額十年詔三京路招撫處置使司招効用軍兵萬人内招使臣二千員十五年福建安撫莫將言汀漳泉劒四州與廣東江西接壤比年寇盜剽刼居民土豪備私錢集社户防捍有勞有司不爲上聞推恩破家無所依歸勢必從賊官軍不

習山險且瘴癘侵加不能窮追管屬良民悉轉爲盜請委四州守臣募此游手無歸勇健之人各收千人仍以効用爲名足可備用實永久利詔令張淵同措置二十四年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舊制在京所管捧日天武拱聖驍騎驍勝寧朔神騎神勇宣武虎翼廣勇諸指揮禁軍内捧日天武依條升揀扈衛諸班直拱聖神勇以下升揀捧日天武除逃亡有故僅千九百人請於今年分定月内招千人二十七年楊存中奉旨二衙所招

効用兵令住招今闕六千七百二十六人若不招填兵數日損詔本司來年正月為始依舊招募隆興元年步軍司郭振言本司在京日軍額三萬九千五百今行在僅千二百一十九詔招填千七百八十一人以三千為額刺充神衛虎翼飛山床子弩雄武等指揮乾道七年馬軍司王友直言見管戰馬二千七百餘止有傔馬六百餘人請招傔兵千五百並充雄威詔招千人刺步傔二字步軍司吳挺言步司五軍額二萬五千見闕三千

六百詔令招填淳熙十六年殿前副都指揮郭鈞言淳熙五年住招兵今踰十載戰隊合用火分傔兵闕詔招千人紹熙二年詔步軍司招軍千人慶元元年詔楚州招到二百六十一人補弩手効用五年詔給降度牒付金州都統招填闕額并揀汰兵照紹熙初年令自五尺四寸至五尺六寸三等招收開禧元年興元都統秦世輔言本司軍多闕額紹興之末管二萬九千餘人乾道三年立額二萬七千今二萬五千四百差戍官占實萬

一百四十三人點閲所部堪披帶人僅六百二十七請從本司酌紹興額招刺參知政事蔣芾言在内諸軍每月逃亡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俟財用稍足招强壯不惟省費又得兵精且南渡以來兵籍之數紹興十二年二十一萬四千五百餘人二十三年二十五萬四千五百四十人三十年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八人乾道三年三十二萬三千三百一人只此二十三年已增六萬九千六十一人如此何緣財用有餘寳慶二

年知武岡軍吳愈言禁衛兵所以重根本威外夷太祖聚天下精兵在京者十餘萬州郡亦十餘萬嘉定十五年三衙馬步諸軍凡七萬餘闕舊額三萬若以川蜀荆襄兩淮屯戍較之奚啻數倍於禁衛宜遵舊制擇州郡禁兵補禁衛闕州郡闕額帥守招塡紹定四年臣僚言州郡有禁卒有壯城有廂軍有土兵一州之財自足以給一州之兵比年尺籍多虛月招歲補悉成文具蓋州郡吝養兵之費所招無二三逃亡已六七宜申嚴帥臣

應郡守到罷具兵額若干逃故若干招填若干攷其數而黜陟之寶祐間州郡闕守承攝者遣令招刺不詢材武務盜帑儲咸淳季年邊報日聞召募尤急官降錢甚優厚强刺平民非無法禁所司莫能體上意執民為兵或甘言誑誘或詐名賈舟候負販者羣至輒載之去或購航船人全船疾趨所隷或令軍婦冶容誘於路盡涅刺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后敢入市民有被執而赴水火者有自斷指臂以求免者

有與軍人抗而殺傷者無賴乘機假名為擾九年賈似道疏云景定元年迄今節次招軍凡二十三萬三千有奇除填額創招者九萬五千近又招五萬謂之無兵不可十年汪立信書抵賈似道陳三策一謂內地何用多兵宜悉抽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矣蓋兵不貴多貴乎訓練之有素苟不堪受甲徒取充數將焉用之考之舊制凡軍有闕額即招填熙寧元豐講求民兵之政於是募兵浸減而三衙多虛籍至于靖康禁衛弱矣中興復用

招募立等杖選勇壯覈人才驗虛實審剌之法雖在諸屯而已招者兵籍悉總于樞府云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兵志七只此二十三年已增六萬九千六十一人○臣開鼎按通鑑自紹興十二年年至乾道三年共二十五年三字誤所增之數亦不符

宋史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宋史卷一百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兵志第一百四十七

兵八 揀選之制 廩給之制

揀選之制建隆初令諸州召募軍士部送闕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便坐而分隸諸軍焉其自廂軍而升禁兵禁兵而升上軍上軍而升班直者皆臨軒親閲

非材勇絶倫不以應募餘皆自下選補咸平五年於環慶等州廂軍馬步軍六千餘人內選材勇者四千五百人付逐砦屯防以代禁兵景德二年宣示殿前侍衛司諸禁軍中老疾者衆蓋久從征戍失於揀練每抽替至京雖量加閱視亦止能去其尤者今多已抽還宜乘此息兵精加選揀雖議者恐其動衆亦當斷在必行昔太祖亦嘗患此遂盡行揀閱當時人情深以爲懼其後果成精兵樞密使王繼英等曰今兵革休息不乘此時遴

選實恐冗兵徒費廩食帝曰然近者契丹請盟夏人納
欵恐軍旅之情謂國家便謀去兵惜費乃命先於下軍
選擇勇力者次補上軍其老疾者俟秋冬慎擇將臣令
揀去之三年正月詔遣樞密都承旨韓崇訓等與殿前
司侍衛馬步軍司揀閱諸軍兵士供備庫使帶御器械
綦政敏等分往京東西路揀閱八月詔效順第一軍赴
京揀閱以補虎翼名闕是軍皆河東人帝念其累戍勞
苦故升獎焉大中祥符二年四月詔曰江南廣東西路

流配人等皆以自抵憲章久從配隷念其遠地每用軫懷屬喬嶽之增封洽溥天之大慶不拘常例特示寬恩江南路宜差内殿崇班段守倫就昇州洪州廣南東西路差殿直閤門祗候彭麟就桂州與本路轉運使同勾抽諸州雜犯配軍揀選移配淮南州軍牢城及本城有少壯堪披帶者即部送赴闕當議近上軍分安排如不願量移及赴闕者亦聽若地理遠處即與轉運使同乘傳就彼依此揀選五年正月帝諭知樞密院王欽若等

在京軍校差充外處人員軍數不足有妨訓練可詔示殿前侍衛馬步軍司簡補禁軍逐指揮兵士內捧日上三軍要及三百人龍衛上四軍各二百五十人拱聖驍騎驍勝寧朔神騎雲武騎各三百五十人並於下次軍營升填須及得本額等様及令軍頭司於諸處招揀到人內選填營在京者引見分配在外處者準此仍委逐司擘畫開坐以聞在京差出者候替回揀選九年十一月詔河北河東陜西諸州軍揀料本城兵五百人以上

升爲一指揮於本處置營教閱武藝升爲禁軍天禧元年二月遣使分往諸州軍揀廂軍驍壯及等者升隷上軍六月名選天下廂兵遷隷禁軍者凡五千餘人天聖閒嘗詔樞密院次禁軍遷補法凡入上四軍者捧日天武弓以九斗龍衛神衛弓以七斗天武弩以二石七斗神衛弩以二石三斗爲中格恩冀員僚直驍捷軍士選中四軍則不復閲試自餘拍揀中者並引對凡員僚直闕則以選中上軍及龍衛等樣弓射七斗合格者充仍

許如龍衛例選補班直凡選禁軍自奉錢三百已上弓射一石五斗弩蹶三石五斗等様及龍衛者並親閱以隷龍衛神衛凡騎御馬直闕小底則閱拱聖驍騎少壯善射者充凡弓手内殿直以下選補殿前指揮使射一石五斗御龍弓箭直選補御龍直御龍骨朶子東西班帶甲殿侍選補長入祗候御龍諸直將虞候選補十將射皆一石四斗東西班散直選補内殿直捧日員僚直天武龍衛神衛親從選補諸班直御龍骨朶子直弓箭

直将虞候選補十将御龍直長行選補将虞候射皆一石三斗員僚龍御騎御馬直小底選補散直射皆一石二斗凡弩手東西班帶甲殿侍選補長騎祗候射四石御龍弩直将虞候選補十将射三石八斗長行選補将虞候射三石五斗其捧日天武龍衛親從選補弩手班御龍弩直者亦如之其次別為一等減二斗自餘殿前指揮使諸班直以歲久若上名出補外職者所試弓弩斗力皆遞減弓自一石三斗至八斗弩自三石二斗至

五斗各有差凡班直經上親閲隷籍者有司勿復按試其升軍額者或取少壯拳勇或旌邊有勞至於河清遞補牢城配軍亦間下詔選補蓋使給役者有時而進負罪者不終廢也其退老疾則以歲首或出軍回轉員皆揀汰上軍以三歲河北遇大閲亦如之景祐元年詔選驍駿填拱聖諸軍退其老疾爲剰員不任役者免爲民三年詔選驍騎雲騎驍勝填拱聖武騎寧朔神騎填驍騎康定元年選御輦官爲禁軍輦官二十六人遮輔臣

諠訴斬其首二人餘黥隷嶺南卒選如初慶歴三年詔韓琦田況選京師奉錢五百已上禁軍武技精捷者營取五人樞密院籍記姓名以備驅使況因言今天下兵踰百萬視先朝幾三倍自昔養兵之冗未有若是且諸路宣毅廣勇等軍孱弱衆甚大不堪戰小不堪役宜分遣官選不堪戰者降爲廂軍不堪役者釋之上然其言皇祐元年揀河北河東陜西京東西禁廂諸軍退其罷癃爲半分甚者給糧遣還鄉里係化外若以罪隷軍或

嘗有戰功者悉以剩員處之三年韓琦奏河北就糧諸軍願就上軍者許因大閱自言若等試中格舊無罪惡即部送闕量材升補乃詔四路都總管司自今春秋閱委主管選長五尺六寸已上弓一石五斗弩三石五斗者并家屬部送闕嘉祐二年詔神衛水軍等以五年諸司庫務役兵以三年一揀五年選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本城牢城河清裝御馬遞鋪卒長五尺三寸勝帶甲者補禁軍其嘗犯盜亡坐黥者配外州軍歸遠壯勇八

年右正言王陶奏天下廂軍以歲首揀至於禁軍雖有駐劄還日揀法或不舉臣竊惟調發禁軍本籍精鋭軍出之時尤當揀練請下有司凡調發禁軍委當職官汰年六十已上將校年六十五已上衰老者如此則兵精而用省矣下其章殿前馬步軍司奏曰舊制遣戍陜西河北河東廣南被邊諸軍悉揀汰餘路則無令請自今諸軍調發悉從揀法詔可又詔凡選本城牢城軍士以補龍猛等軍者並案籍取賞給奉錢五百及龍猛等者

以配龍猛其不及等與嘗給奉錢四百以下若百姓黥隷及龍騎等者以配龍騎其龍騎軍士戍還即選填龍猛自今本城牢城悉三年一揀著為令治平元年閱親從官武技得百二十人以補諸班直乃詔自今親從官限年三十五以下者充又詔如聞三路就糧兵多老疾不勝鎧甲者可勿拘時揀年五十以上有子弟或異姓親屬等應樣者代之如無聽召外人是歲詔京畿幷各路揀龍騎壯勇歸遠本城牢城宣効六軍河清車營致

遠窜務鑄錢監屯田務隷籍三十年勝鎧甲者部送京師填龍猛等軍其自廣南揀中者就填江西荆湖歸遠闕額仍詔每三年以龍猛等軍闕數聞又詔諸路有步射引弓兩石彍弩四石五斗已上者奏遣詣闕二年詔京東教閲補禁軍先是京東教閲本城自初置即番隷本路廵檢久不選補上聞其軍多勇壮可用者欲示激勸故有是詔治平四年正月揀選拱聖神勇以下勇分以補捧日天武龍神衛闕數元豐三年六月權主管馬

步軍司燕達言内外就糧退軍二十一指揮八千餘人以禁軍小疾故揀退及武藝淺弱人配填既不訓練又免屯戍安居冗食耗蠹軍儲若自今更不增補庶漸銷減候有闕依禁軍選募教習武藝不數年間退軍可盡變鋭士内奉錢七百者減為五百依五百奉錢軍等杖招揀從之仍詔上四軍退軍改作五百奉錢軍額八月殿前步軍司虎翼十指揮出戍歸營閔其勞苦詔並升補為神勇指揮廣西路經畧司言雄畧澄海指揮闕額

請以諸路配送隷牢城卒所犯稍輕及少壯任披帶者選補從之四年四月提舉河北義勇保甲狄諮言舊制諸指揮兵給内有老疾年五十五已上有弟姪子孫及等杖者令承替名糧其間亦有不堪征役者乞年四十已上許令承替詔河北馬步諸軍依此十二月詔諸班直上四軍毋得簡常有罪改配人元祐二年七月詔諸路每歲於八月後觧發試武藝人到闕殿前司限次年正月軍頭司限二月以前試驗推恩呈試武藝人同三

年閏十二月樞密院言在京諸軍兵額多闕而京東西路就糧禁軍往往溢額詔差官往逐路同長使揀選發遣以補其數大觀元年四月詔曰東南諸郡軍旅之事久失訓齊民雖浮弱而阻山帶江輕而易揺安必慮危誠不可忽其諸軍事藝生踈精熟不同非獨見將官訓練優劣實亦繫教頭能否樞密院請委逐路提舉訓練官妙選精熟教頭二年一替若能訓練精熟然後推賞從之至若省併之法凡軍各有營營各有額皇祐間馬

軍以四百步軍以五百人為一營承平既久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一二百而將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少損帝患之熙寧二年始議併廢陜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併為二百七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凡撥併者馬步軍營五百四十五併為三百五十五而京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㑹總畸零各足其常額凡併營先為繕新其居室給遷徙費軍校員溢則以補他軍闕或隨

所併兵入各指揮依職次高下同領帝嘗謂輔臣曰天
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廼者銷併軍營
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傔從廩
給外計一歲所省為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細絹
二十萬匹布三萬端馬藁二百萬庶事若此邦財其可
勝用哉初議併營大臣皆以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
不可帝不聽獨王安石贊決之時蘇軾言曰近者併軍
蒐卒之令猝然輕發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

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樞密使文彦博曰近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事合更張豈憚此輩紛紛邪帝用安石言卒併營之自熈寧以至元豐歲有併廢元符二年樞密院言已詔諸路併廢堡砦減罷兵將鄜延秦鳳路已減併餘路未見施行詔涇原熈河蘭㑹環慶河東路速議以聞三年罷都䕶府安撫使隷河蘭州以省餽運詔邊帥減額外戍兵建中靖國元年減放秦鳳路土兵大觀

三年詔昨降處分措置東南利害深慮事力未辦應費不貲其帥府望郡添置禁軍諸縣置弓手並罷其壯城兵士令帥府置一百人餘望郡置五十人舊多者自依舊沿邊州軍除舊有外罷增招壯城帥府望郡養馬并步人選充馬軍指揮及支常平錢收糴封樁斛斗指揮並罷已添置路分鈐轄路分都監許令任滿江南東西兩浙各共差走馬承受内臣一員帥府添置機宜文字去處並罷四年詔四輔州各減一將其軍兵仰京畿轉

運司將未足額并未有人崇鋭崇威崇捷崇武内併廢
四十四指揮已揀到人隨等杖撥填四輔見闕禁軍仍
將逐輔係將不係將軍兵以住營遠近相度重别分隷
排定及八將訓練駐劄去處疾速開具以聞河北河東
崇鋭崇威河東十八指揮河北不隷將十三指揮併廢
見管兵令總管司撥填本路禁軍闕額河北路撥不盡
人發遣上京分填在京禁軍闕額河東撥不盡人並於
本路禁軍額外收管宣和五年詔兩浙盜賊寧息其越

州置捕盜指揮可均填江東淮東三路州軍闕額至神

宗之世則又有簡汰退軍之令治平四年詔揀拱聖神

勇以下軍補捧日天武龍衛神衛兵闕熙寧元年詔諸

路監司察州兵招簡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軍者降廂

軍不任廂軍者免為民二年從陳升之議量減衛兵年

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請受呂公弼及龍圖閣直學士

陳薦皆言退軍不便三年二月司馬光亦曰竊聞朝廷

欲揀在京禁軍四十五以上微有呈切者盡減請給兼

其妻子徙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竊謂非宜何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爲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爲衰老微有呈切尚任征役一旦别無罪負减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横遭降配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軍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寘諸無用之地又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時或少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

使使者四出大加名募廣為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是棄已教閲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更多本欲省大費而費更廣非計之得也臣愚欲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令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虚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國家又得其力冗兵既去大費自省此國家安危所繫不敢不言右正言李常亦以為言從之是年詔陝西就

糧禁軍額十萬人方用兵之初其令陜西河東亟募士補其闕四年詔比選諸路配軍為陜西彊猛其以為禁軍給賜視壯勇為優隷歩軍司役於逐路都監總管司詔廣東福建江西選本路配軍壯勇者合所募兵萬人以備征戍三月詔廣東路選雜犯配軍丁壯每五百人為一指揮屯廣州號新澄海如廣西之法七月手詔揀諸路小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升以為大分五十已上願為民者聽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至是

免爲民者甚衆冗兵由是大省十年遣官偕畿内京東西陜西荆湖長吏簡募軍士以補禁軍之闕元豐元年詔以馬軍選上軍上軍選諸班者並馬射弓一石力諸班直槍弩手闕選親從親事官餘並選捧日龍衛弓箭手二年雲騎軍闕二千一百以雲捷等軍補之六年騎兵年五十以下教武技不成而才可以肄習者並以爲步軍元祐四年詔今後歲揀禁軍節級筋力未衰者年六十五始減充剩員八年涇原路經畧司奏揀選諸將

下剩員年六十以下精力不衰仍充軍以補闕額從之陜西諸路如之紹聖四年樞密院言龍騎係雜犯軍額闕數尚多今欲將禁軍犯徒兵及經斷者歲揀以填闕從之元符元年又言就糧禁軍闕額於廂軍内揀選年四十以下者填從之宣和七年詔京東西淮南兩浙帥司精選諸軍驍鋭發赴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司靖康元年詔軍兵久失敎習當汰冗濫精加揀擇然不能精也方兵盛時年五十已上皆汰爲民及銷併之久軍額

廢闕則六十巳上復收爲兵時政得失因可見矣中興以後兵不素練自軍校轉補之法行而揀選益精大抵有疾患則選有老弱則選藝能不精則選或由中軍揀補外軍或揀外邊精鋭以升禁衛考軍防令諸軍招簡等杖天武第一軍五尺有八寸捧日天武第二軍神衛五尺七寸三分龍衛五尺有七寸拱聖神勇勝捉驍捉龍猛清朔五尺六寸五分驍騎雲騎驍勝宣武殿前司虎翼殿前司虎翼水軍五尺有六寸武騎寧朔步軍司

虎翼水軍揀中龍衛神騎廣勇龍騎驍猛雄勇吐渾擒
戎新立驍捷驍武廣銳雲翼有馬勁勇步武威捷武衛
牀子弩雄武飛山雄武神銳振武新招振武新置振武
振華軍雄武弩手上威猛廳子無敵上招收冀州雄勝
澄海水軍弩手五尺五寸廣捷威勝廣德克勝陜府雄
勝驍雄雄威神虎保捷清邊弩手制勝青澗平海雄武
龍德宮清衛寧遠安遠五尺四寸五分克戎萬捷雲捷
横塞捉生有馬雄略効忠宣毅建安威果全捷川效忠

揀中雄勇懐順忠勇教閲忠節神威雄略下威猛五尺四寸亳州雄勝飛騎威遠蕃落懐恩勇捷上威武下威武忠節靖安川忠節歸遠壯勇宣効五尺三寸五分濟州雄勝騎射橋道清塞奉先奉國武寧威勇忠果勁勇下招收壯武雄節靖江武雄廣節澄海懐遠寧海刀牌手必勝五尺三寸揀中廣効武和武肅忠靖三路廂軍五尺二寸建炎三年詔江南江東兩浙諸州軍正兵土兵除鎮江越州委守臣兵官巡檢六分中選一分部轄

人年四十五以下長行年三十五以下合用器甲候旨
選擇赴行在有懦弱不堪年甲不應或占庇不如數選
發其當職官有刑四年詔神武義軍統制王𤩽下閲到
第三等軍兵一千六百六十人塡廂禁軍其不任披帶
者分塡嚴州新禁軍紹興二年上謂輔臣曰邵清單德
忠李捧三盜招安至臨安日久卿等其極揀汰呂頤浩
秦檜得旨與張俊同閲視堪留者近七千人詔命張俊
選精鋭得兵五千人詣行在二十年樞密院言都統吳

揀選中護衛西兵千人詔隸殿司又統制楊政選西兵三百二十五人塡步軍司二十四年詔御龍直見闕數可以殿步二司選拍試塡諸班乾道二年詔王琪選三百人充馬軍慶元三年殿司言正額効用萬一千五百九十二人闕二百五十九人於雄効內及効用帶甲拍試一石力弓三石力弩合格人塡闕額詔崇政殿祗候親從塡班直人數特與免其三衙舊司官兵及御馬直合揀班人照闕額補嘉定十一年臣僚言今軍政所先

莫如汰卒謂如千兵中有百人老弱遇敵先奔即千人皆廢矣乞嚴敕中外將帥務覈其實其省併法自咸平始建炎以後臣僚屢言軍額有闕則併隸一等軍分足其舊額以便教閱而指揮制領將佐之屬亦或罷或省悉從其請蓋當多事之秋患兵之不足望增補以壯軍容事既寧息患其有餘必併省以覈軍實意則在乎少蘇民力也嘉熙初臣僚言今日兵貧若此思變而通之於卒伍中取强勇者異其籍而厚其廩且如百人之中

揀十人或二十或三十則是萬人中有三千兵矣時試之弓弩課之武藝暇則馳馬擊毬以為樂秋冬使之校獵其有材力精彊則厚賞賚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愈少而廩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緩急可用蘇轍有言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又必申命主帥制領鼓動而精擇之假之統御之權嚴其階級之法將樂與士親士樂為將用則可以運動如意不必別移一軍別招新軍矣咸淳間招兵無虛日科降等

下錢以萬計柰何任非其人白補平民爲兵召募無法
揀選云乎哉
廩祿之制爲農者出租稅以養兵爲兵者事征守以衛
民其勢然也唐以天下之兵分置藩鎮天子府衛中外
校卒不過十餘萬而國用不見其有餘宋懲五代之弊
收天下甲兵數十萬悉萃京師而國用不見其不足者
經制之有道出納之有節也國初太倉所儲纔支二三
歲承平既久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縑帛貨貝齒革

百物之委不可勝用其後軍儲充溢常有餘羨內外人安非偶然也凡上軍都校自捧日天武置龍衛神衛左右廂都指揮使遥領團練使者月俸錢百千粟五十斛諸班直都虞候諸軍都指揮使遥領刺史者半之自餘諸班直將校自三十千至二千凡十二等諸軍將校自三十千至三百凡二十三等上者有傔廂軍將校自十五千至三百五十凡十七等有食鹽諸班直自五千至七百諸軍自一千至三百凡五等廂兵閱教者有月俸

錢五百至三百凡三等下者給漿菜錢或食鹽而已自班直而下將士月給糧率稱是爲差春冬賜衣有絹綿或加紬布緡錢凡軍士邊外半分口券或折月糧或從別給其支軍食糧料院先進樣三司定倉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國初諸倉分給諸營營在國城西給糧于城東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蓋恐士卒習惰使知負擔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輸年月界分以軍次高下給之凡三歲大祀有賜賚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

特支特支有大小差亦有非時給者邊戍季加給銀䩬
邠寧環慶緣邊難於爨汲者兩月一給薪水錢苦寒或
賜絮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奉自川廣
戍還者别與裝錢川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屢屯兵州
軍官賜錢宴犒將校謂之旬設舊止待屯泊禁軍其後
及于本城天聖七年法寺裁定諸軍衣裝騎兵春冬衣
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敢貿賣者重寘之法
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陜

西軍儲數匱而召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住
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
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
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凡二邊所增馬步
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
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預合
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
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沿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

而不知用沿邊入中粟價常踴貴而未嘗足誠願河北
陜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即遷廂軍精鋭者補之
仍漸徙營内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即調
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覬恩賞違令
者重寘之法如此則疆埸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
之康定元年詔戰埸士卒給奉終其身宰臣張士遜等
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者或不能自給帝召内侍
郎殿隅條軍校而下為數等特出内藏庫緡錢十萬賜

之慶歷五年詔湖南路發卒征蠻以給裝錢者毋得更
予帶甲錢七年帝因閱軍糧諭倉官曰自今後當足數
給之初有司以糧漕自江淮積年而後支惟上軍所給
斗升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八九而已嘉祐八年殿前諸
班請糧比進樣異輙不受散去御史中丞王疇以為言
詔提點倉官自今往檢視有不如樣同坐之軍士不時
請及有諠譁悉從軍法皇祐二年詔在外禁軍凡郊賚
折色並給以實估之直五年詔廣南捕蠻諸軍歲滿歸

營人賜錢二千月增奉錢二百度嶺陣亡及瘴癘物故者子孫或弟姪不以等樣收一人隸本營者支衣廩之半治平二年詔涇原勇敢軍揀為三等差給奉錢一千至五百為三等勿復置營以季集渭州按閱熙寧三年帝手詔倉使給軍糧例有虧減出軍之家侵牟益甚豈朕所以愛養將士意哉自今給糧毋損其數三司具為令於是嚴河倉乞取減刻之事四年詔付趙卨䦨鄜延路諸軍數出至鬻衣裝以自給可密體量振恤之先是

王安石言今士卒極窘至有衣紙而擐甲者此最爲大憂而自來將帥不敢言振恤士卒恐成姑息以致兵驕臣愚以爲親士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前陛下言郭進事臣案進傳言進知人疾苦所至人爲立碑紀德士卒小有違令輙殺之惟其能犒賞存恤然後能殺違令者而人無怨今宜稍寛牽拘將帥之法使得用封樁錢物隨宜振恤然後可以責將帥得士卒死力也四年樞密院言不教閱廂軍

撥併各帶舊請外今後招到者並乞依本指揮新定請受河北崇勝河東雄猛陝西保寧京東奉化京西壯武淮南寧淮各醬菜錢一百月糧二石春衣絹二匹布半匹錢一千冬衣絹二匹紬半匹錢一千綿十二兩兩浙崇節江東西効勇荆南北宣節福建保節廣東西清化除醬菜錢不支外餘如六路川四路克寧已上各小鐵錢一千糧二石春衣絹一匹小鐵錢十千冬衣絹一匹紬一匹綿八兩小鐵錢五千並從之七年增橋道清塞

雄勝諸軍奉滿三百又詔今後募禁軍等賞給並減舊兵之半十年詔安南道死戰没者所假衣奉咸蠲除之弓箭手民兵義勇等有貸於官者展償限一年又中外禁軍有定額而三司及諸路歲給諸軍亦有常數其闕額未補者會其歲給並封樁樞密承旨司簿其餘數輙移用論如法元豐二年詔荆南雄畧軍十二營南戍瘴没者衆其議優恤之軍校子孫降授職有疾及不願為兵若無子孫者加賜緡錢軍士子孫弟姪收為兵並給

賻除籍後仍給糧兩月即父母年七十已上無子孫者給衣廩之半終其身哲宗即位悉依舊制徽宗崇寧四年詔諸軍料錢不多比聞支當十錢恐難分用自今可止給小平錢初蔡京謀逐王恩計不行欲陰結環衛及諸士卒乃奏皇城鋪兵月給食錢五百者日給一百五十自是每月頓增四貫三百欲因以市私恩也五年樞密院言自熙寧以來封椿隸樞密院比因創招廣勇崇捷崇武十萬人權撥封椿入尚書省緣禁軍見闕數多

若專責戶部及轉運司應副恐致誤事詔尚書省候極
足十萬人外理合撥還自今應禁軍闕額封樁錢仍隷
樞密院宣和七年詔國家養兵衣食豐足近歲以來官
不守法侵奪者多若軍司乞取及因事率斂刻剝分數
反致不足又官吏冗占猥多修造役使違法差借雜役
之兵食浮於禁旅假借之卒役重於廂軍近因整緝軍
政深駭聽聞自今違戾如前者重寘之法靖康元年詔
諸路州軍二稅課利先行樁辦軍兵合支每月糧料春

衣冬賜數足方許別行支散官吏請給等禁軍月糧並免坐倉自國初以來內則三司外則漕臺率以軍儲為急務故錢糧支賜歲有定數至於征戍調發之特支將士功勞之犒賞與夫諸軍闕額而收其奉廩以為上供之封樁者雖無定數而未嘗無權衡於其間也封樁累朝皆有之而熙寧為盛其後雖有今後再不封樁之詔然軍司告乏則暫從其請稍或優足則封樁如舊葢宰執得人則闕額用於朝廷樞筦勢重則闕額歸之密院

此政和軍政所以益不逮於崇寧大觀之間者由兩府之勢互有輕重而不能恪守祖宗之法也中興以後多遵舊制紹興四年御前軍器所言萬全雜役額五百戶部廩給有常法比申明裁減盡皆逋逃若依部所定月米五斗五升日不及二升麥四斗八升斗折錢二百日餐錢百實不足贍詔戶部裁定月米一石七斗增作一石九斗五年詔効用入資舊法內公據甲頭名稱未正其改公據為守闕進勇副尉日餐錢二百五十米二升

甲頭為進勇副尉日餐錢三百米二升非帶甲入隊人自依舊法宣撫使韓世忠言本軍調發老幼隨行緣劾用内有不調月糧不増給日請軍兵米二升半錢百効用米二升錢二百乞日増給贍米一升半庶幾戰士無家累後顧憂齊心用命詔分屯日即陳請十三年詔殿司諸統領將官無別供給職田日贍不足差兵營運浸壞軍政可與月支供給統制副統制月五百五十千統領官百千正將同正將五十千副將四十千準備將三

十千皆按月給既足其家可責後効若仍前差兵負販從私役禁軍法所販物計贓坐之必罰無赦州縣知而不舉同罪主管步軍司趙密言比定諸軍五等請給招塡闕額要以屏革姦弊第數内招收白身効用塡馬步軍使臣闕其五等請給例内馬軍効用依五人衙官例步軍効用依三人衙官例緣舊効用曾經帶甲出入日止餐錢二百米二升有少壯善射者既見初收効用廩給稍優因逃他軍以希厚請今擬五等招收白身効用

與舊効用不以馬步軍論槩增其給人日支錢二百米二升塡使臣闕隆興二年殿前司言諸軍法兵級年六十將校年六十五減充剩員給請內有戰功亦止半給比來年及不與減落乞每營置籍鄉貫年甲招刺日月悉書之一留本營一留戶部一留總領以備開落乾道八年樞密院言二月爲始諸軍七人例以上二分錢三分銀五分會子五人例三分錢四分銀三分會子軍兵折麥餐錢全支錢使臣折麥料錢統制軍佐供給分數

仍舊淳熙三年樞密院言兵部定請受格效用一資守闕毅士二資毅士三資守闕効士月各錢三千折麥錢七百二十米一石五升春冬衣絹各二匹四資効士錢三千折麥錢九百七十二米一石一斗三升有竒衣絹各二匹五資守闕聽候使喚錢四千五百折麥錢一千八十米一石二斗絹三匹有半六資聽候使喚錢四千五百折麥錢一千二百六十米一石四斗七升絹五匹七資守闕聽候差使八資聽候差使錢四千五百折麥

錢一千四百四十米一石六斗八升絹各五匹九資守闕準備使喚十資準備差使錢五千折麥錢一千四百四十米六石八升絹各五匹紹熙元年知常德府王銖言沿邊城砦之官以備疆埸不虞廩祿既薄給不以時孤寒小吏何以養廉致使熟視姦滑泄漏禁物公私庇蓋恬不加問從而狗私受賕者有矣弓手士軍戍卒傭直糧食累月不支廹於饑寒侵漁蠻獠小則致訟爭大則啟邊釁乞嚴勑州軍按月廩給如其未支守倅即不

得先請已奉庶俾城砦官兵有以存濟緩急之際得其宣力安邊弭盜莫此為急厥後弊日以滋迨至咸淳軍將往往虛立員以冒稍食以建康言之有神策二軍有游擊五軍有親兵二軍有制効二軍有靖安唐灣水軍有游擊采石水軍有精鋭破敵軍有効用防江軍原其初起惟騎戍兩司額耳後乃各刱軍分額多而員少一統制月請以會子計之則成一萬五百千推之他軍槩可見矣九年四川制司有言戍兵生券人月給會子六

千蜀郡物價翔貴請增人月給九千當是時財賦之出有限廩稍之給無涯浚民膏血盡充邊費金帛悉歸于二三大將之私帑國用益竭而宋亡矣臣僚嘗言古者兵與農一官無供億之煩國有備禦之責後世兵與農二竭國力以養兵奉之若驕子用之若傭人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其説者有二曰屯田曰民兵川蜀屯田爲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之良策也其言阨于權姦竟不行

宋史卷一百九十四